



青年英雄故事丛书

沈书琴

黄国光 杜红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青年英雄故事丛书

沈书琴

黄国光 杜红旗

插图·装帧 翟祖华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山东文登印刷厂印刷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375 字数95,000

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8,000

统一书号, R10024·3750 定价(三)0.38元

目 次

开头 · · · · ·	1
佘山脚下 · · · · ·	12
火红的桃梅花 · · · · ·	33
“我要当兵!” · · · · ·	48
螺丝钉 · · · · ·	72
爬山采药 · · · · ·	98
心里装着孩子 · · · · ·	117
雷电中的雄鹰 · · · · ·	135
牛耳河纪事 · · · · ·	155
人民的“巴特尔” · · · · ·	172
结尾 · · · · ·	194
后记 · · · · ·	197

开 头

一九七五年的六月，这里刚刚进入春季。

清晨，嫩江军分区招待所服务员小汪，把脑袋从值班室的窗口伸出来，扭着脖子朝天上望。空中，青紫、淡黄、橙黄、火红的云彩变幻着，飘动着，在迎接初升的太阳。

又是一个好天气！小汪收回身子，对面墙上的大挂镜里，顿时出现了一张俏丽的笑脸。年轻人的心情呵，常常和朝霞一样的美好。

小汪舀了杯清水，倒进桌上透明的玻璃瓶里。瓶中间，斜插着一束火焰般的花朵——火柴头花。整个屋子里，洋溢着春天的气息。

小汪满心喜悦地坐下来，随手翻开住所登记本。刚翻了三两页，她的手慢慢地停了下来，脸上掠过一丝疑云。昨天上午，有几个远道而来的海军住下来。一位长得高大硕壮，姓严，是副政委；一个浑身结实得象根石柱，偏巧姓石，是个干事；另外两人，

也是“四个口袋”的干部。这几个海军为什么老猫在屋里不出来。多美的天气呀，他们怎么不出去走走呢？！

只要走出招待所的大门，沿着繁华的龙华路一直向西，便可以看到宽阔浩荡的嫩江和一望无边的松嫩平原。眼下，正是北国春意正浓的黄金时节。

松嫩平原上，春天是短暂的、美好的，来得迟，去得快。每年，春天来的时候，连着刮三四天热得烫脸的大风。风，吹化了冰雪，吹开了河流，吹发了万物。林木梢头，转眼间罩上了轻云般的翠绿。广阔原野，开放出第一株春花！那花，就叫火柴头花，盛开时，真象划着一束火柴，很快地点燃了茫茫的大地……

小汪一想到家乡的春景，嘴角绽出了笑纹，心头的疑云，早消散得无影无踪了。她抄起拖把和抹布，准备到各个房间去打扫卫生。

小汪走到招待所的院子里，路两旁，长着钻天的白杨和几棵开满花的果木树。蓝靛(diàn)颀(kē)、红靛颀鸟在树木枝叶间飞来飞去；羽毛美丽的花椒籽鸟在花里钻进钻出；红褐色的烙铁背鸟站在小树杈上，嘞嘞歌唱。

小汪伴着鸟儿的鸣啭(zhuàn)，也轻轻地哼起歌来。她一阵风似地走到四个海军住的三号房间前面，只见门和窗都关得紧紧的。人未进屋歌先到。小汪推开房门，往里一瞅，歌声嘎然而止。她的眼睛睁得圆圆的：屋里静悄悄的，静悄悄的……几个海军没回头，没转身，也没有说话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高大硕壮的严副政委弓着背，伏在桌子上，两个小碗似的拳头使劲地顶着太阳穴，眉和眼都拉斜着；两个年轻的海军干部，趴在床板上，低着头在写什么；石干事柱子样地立在窗前，他那长满黑雀斑的脸上，眼睛眯缝着，泪水象颗颗晶莹的珍珠，由腮上扑簌簌地滚下，打湿了胸前的白军装……

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小汪直觉得胸口发闷，一时窒息得说不出话来。此刻，她进不是，退更不是。她蹑手蹑脚地走到桌旁，用抹布擦着桌面，手一抖动，抹布把桌上的一卷白纸碰湿了。严副政委如同触了电似的，忽地站起身来，拿过那卷白纸连忙用军装袖子擦，嘴里还不自觉地发出叹息声。小汪闪到一旁，好奇地看着老首长这慌忙动作。石干事也走过来掏手绢擦拭那卷白纸。两个年轻的海军干部，也急着走过来察看。

小汪一看这情景，有些慌神了。什么东西这么

珍贵？她象闯了祸的孩子，嗫嗫嚅嚅地说：“对、对不起，这、这……”

严副政委接过白纸卷，认真地看了一会，才放心地说：“还好，没弄湿多少。”

小汪的心放了下来，好奇地问道：“首长，这、这是什么？能、能打开看看吗？”

严副政委沉吟着慢慢展开了洁白的纸卷，一个英姿勃勃的海军战士的肖像映入小汪的眼帘：两道浓密的眉毛，威武地扬向鬓角；一双黑亮的眼睛，莹光有神；高耸的鼻梁下，嘴巴棱角分明；下颏看去，真象块坚硬的钢铁……

“啊，是他，就是他！”小汪惊喜地叫道。

“怎么，你、你们——认识？！”严副政委惊奇地发问。

“认识，认识。”小汪忙说，“不久以前，他在我们这儿住过。”

四个海军一齐围住小汪。石干事恳切地说：“请讲讲，从头讲讲。”

那是刚开春的时候。

一天夜里，墙上的挂钟刚敲了十二下。在招待所值班的服务员小汪准备上床睡觉了。

“笃笃笃！”有人在敲值班室的门。

小汪开开门，一个个儿不高的年轻海军战士背着挎包走进来，他的眼睛里布满了红丝。

“刚下车？”小汪问道。

“不。二十一点五十八分到站的。”

“哦，一百九十五次，三棵树开往齐齐哈尔的直快。”小汪停了一下说，“怎么到这个时候才来住所？”

“车上，有个头一回出远门的农村老大爷得了急病，到站后，我把老人家扶到市里医院去了。”

“你从哪来？”

“山东。”

“到哪去？”

“上林区调运木材。”

“看你这眼睛，就知道有两三夜没睡了吧！怎么不买卧铺呢？按说，战士长途出差，也可以买呀！要不，身体哪吃得消哇！”

“急着赶路。再说，也为的给国家省点钱。我身体顶得住。”海军战士攥了下拳头说。

“何苦呢？”小汪淡淡一笑说，“我给你安排个好房间，快美美睡一觉吧。”

“不，不。”海军战士固执地说，“不住好的，住普通的。”

小汪摇着头说：“差个块儿八毛的，有什么大不

了的，反正回部队可以报，因公——”

海军战士急忙摆摆手，打断了小汪的话。猛然间，侧过身子，象是听到了什么声音。

午夜的城市，静得出奇。白天，轰轰的市声震得人耳鸣，到了深夜，一切嘈杂喧嚣之声都消逝了。只是偶然间，远处传来一两声夜行车的鸣叫；近旁响起几声梦中人的呓语；四周围，间或杂有一些细微的风声、水声、虫声、亮着的日光灯的滋滋声……

海军战士转身走了出去。这，倒引起了小汪孩子般的好奇心。她悄悄地跟在后面。只见那个海军在走廊里走走停停，屏声静气，仄着耳朵凝神地听。然后，径直向盥洗室走去。小汪紧跟几步，伏在门边悄悄一看，见到海军战士在拧紧一个“滴滴答答”渗水的龙头。用劲一拧，水龙头因滑牙失修，水噗的溅了他一脸一身。

“哈——”小汪捂住嘴巴忍住笑说：“我当什么大不了的呢！快去休息吧，这龙头漏水不是一天啦！”

海军战士仍低头专注地拨弄着，不肯离开。

小汪带着埋怨的口气说：“都深夜十二点过了，你不想睡，我这值班员可要去‘稍息’了。”

年轻的海军抱歉地笑笑，走了出来。走几步，他又停下来听那水龙头有无漏水声。



小汪把年轻的海军安排到十号大房间之后，回到值班室，关了灯刚躺下。忽又听到走廊里响起“橐橐”的脚步声。这么晚了，难道又有人来住所吗？她披衣开门细看，只见那个年轻的海军拿着块白东西急匆匆又到盥洗室去了。“这人，也真是的……”小汪埋怨着上了床。静静的春夜里，她留心地谛听着，那“滴滴答答”的渗水声渐渐隐去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小汪推开十号房间的门，正准备打扫，立时感到一股明静整洁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。她见到屋子里窗子擦过了，明净净的；地板拖过了，亮光光的；就连床上的一条条被子，也都叠得有棱有角，四四方方的。年轻海军睡过的床铺枕头上，放着一张白纸片和一个厚纸包。小汪拿起纸片一看，原来是写给她的：

……盥洗室进门数第三个龙头拧不紧，漏水不止。我用毛巾暂时塞上缠紧，是应急的措施。请你打电话告诉自来水厂派人抓紧来修。如果照原来那样子漏下去，浪费太大了！昨晚我计算了一下，半分钟漏满一茶缸，半斤重。一小时就漏六十斤，一昼夜会

漏掉一千四百四十斤。那一年呢？会白白漏掉自来水五十二万五千六百斤哪！能装满一个盛二百五十吨水的游泳池。要是用这些水浇地，能增产几千斤粮食；用这些水加入火车的水箱，能多跑上万公里哪！……国家和人民的财富，也得靠这涓涓细流一点一滴地汇积起来呀！

另外，我因事赶早车急着走了。麻烦你千万帮忙办件小事：

请你今天务必到市第一医院去一趟，把这个纸包交给内科三病房五床的一位农村老大爷……

小汪打开厚纸包一看，里面是一叠崭新的人民币和几张全国通用粮票。顿时，这个本来个子不高的年轻海军战士，在小汪的心目中突然高大了起来。

小汪噤噤地跑到结账处一问，才知道这个海军战士的名字叫沈——书——琴。

“对，对，就是他。”严副政委激动地说，“沈书琴同志走到哪，就把为人民服务的好事做到哪。他是雷锋式的好战士啊！”

“他现在在哪？”小汪急切地问。

“在我们身边。”严副政委一字一顿地说。

小汪不相信地摇摇头，眼里闪动着疑惑的光芒。

严副政委两手颤抖地又拿起那张画像，语调异常低沉地说：“沈书琴同志在林区，为抢救孩子、老人、妇女，为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，他力挽惊马，身挡惊车，象刘英俊、欧阳海那——”什么东西突然堵住了老政委的喉咙，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

石干事接上去说：“我们就是沈书琴部队来的，刚刚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回来……”

“啊——”小汪眼睛和嘴巴张到了最大的限度。

屋里，霎时间静了下来，静了下来。空气里好象灌上了铅，沉重、窒息。人们木然地站立在那里，无声的泪水从心底涌上来，流出了眼眶。

“呜呜呜！”小汪禁不住地哭出声来，她用手捂住嘴巴，一转身跑了。

十几分钟后，三号房间的门外，响起一片脚步声。小汪双手捧着那瓶火焰般的花走在前头，后面跟着招待所所长、指导员、服务员和住所的干部战士。小汪进屋把花瓶恭恭敬敬地献到烈士遗像前，然后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；人们也都摘下帽子，默默地低下了头……

招待所指导员走到严副政委面前，恳切要求地说：“首长，请您给大家讲讲沈书琴同志的英雄事迹吧。”

严副政委使劲地握了一下指导员的手，点点头。他伸手把石干事拉过来，向大家介绍说：“他——是沈书琴同志生前的老指导员。现在，让石干事给同志们讲讲，沈书琴同志象雷锋那样，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吧！”

石干事站在沈书琴遗像前，擦干了眼泪，低沉的声音，如同远处的嫩江流水，淌过人们的心田……

小汪和大家一起，泪水模糊地听着，看着。她仿佛看见桌上那束火红的报春花和沈书琴英俊的面影融在了一起，随着石干事的话语，渐渐变做一条火红的领巾，在眼前飞飘。牵引着人们思绪的云烟，越长白，跨太行，经黄河，过长江，飞回英雄的童年，飞到烈士祖居的故土——久负盛名的江南鱼米之乡。

佘山脚下

黄浦江上游，江、浙、沪三个省市交界的地方，有个清澈美丽的淀山湖。湖的堤岸东面，是一畈（fān）畈盈水的秧田，明亮得象镜面一样。就在这坦荡的原野上，突兀地崛起几座小山，远远望去，宛若在平静的湖面上，匍（hōng）然冒出了几座小岛。

在这些拔地而起的小山中，风景最优美的要属佘山。在方圆百里之内，很难见到山的上海人民的心目中，佘山，便成了他们的一个名胜。

在佘山脚下不很远的地方，有个小村庄，叫沈家湾，这便是青年英雄沈书琴同志的家乡。

一九六二年，沈书琴十岁了。他袖子上戴着一条红杠杠，是沈斜小学三年级少年先锋队的小队长。

入夏的一天，黄昏时候，夕阳顺着佘山坡，滚进了淀山湖。天，渐渐地黑了下来。学校里响起了放晚学的钟声，沈书琴背着小书包，一蹦一跳地往家

走。走着走着，他扬起头来，睁大黑莹莹的眼睛，看着远处的余山。那山，在夜幕的徐徐笼罩下，变成了青黑的颜色。满山的翠竹哇，绿树呀，也都模糊起来，囫圇地连成朦胧的一片。只有山顶的东边，那两座象锡纸颜色的圆顶房子，高高地立在那儿，还可以看清个大概模样。沈书琴听五保户申爷爷讲故事时说过，那两座圆顶房子，就象老辈子打仗时，那些提刀拿枪武将的帽子，刀枪不入的。申爷爷还说，圆房子里住的都是能人，能知道什么时候刮风，什么时候下雨，可准着呢！沈书琴问过老师，老师说，那是上海天文台，圆顶房子可以打开，里面有架比人还高的天文望远镜，能看到星星和月亮上的东西。申爷爷说得更神了，说是还能看到天上的牛郎织女呢！山顶的西边，是一座红砖砌的墙，黄瓦做的顶，上头尖尖的竖着个十字架，那是天主教堂。那房子的门呀，窗户上的玻璃呀，花虎虎阴森森的，看了就象癞痢头老地主的眼睛，怪吓人。

沈书琴也听大队贫协委员铁爷爷说过，这天主教堂啊，怕有一百多年了。那还是清朝的时候，为大烟土第二回跟洋鬼子打仗的年月。咸丰皇帝让鬼子的洋枪洋炮吓坏了，急急忙忙派了一个叫什么桂良的大学士，还有一个叫花撒啦（花沙纳）的什么官儿，

向洋鬼子求饶，订了个败家子的条约。从那个时候起，这余山顶上，洋鬼子就盖起了这座吓人的教堂。

沈书琴冲着教堂，呸的一声吐了口唾沫，蹦蹦跳跳地朝前走了。没走多远，影影绰绰地看见村东的坝基头河边上，一座破烂草房的墙根底下，蹲着几个人，脑瓜凑着脑瓜，叽叽咕咕地正在说着什么。其中有个脑袋秃花花的象顶着块小孩的干尿布。沈书琴一眼就认出来了，那正是老地主沈仁义——痢痢头！这些人，跟老地主在一块儿嘀咕个啥呢？准没好事，反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

沈书琴蹑着脚绕到破草房后面，手抓住土墙的拐角，伸着耳朵去听。听到说话的声音很低、很轻，象几只大绿豆蝇在嗡嗡叫唤：

“……张朴大队的徐志根，说他是漏划地主…如今…人家生产队长…干上了…谁还敢把他…怎么样？……”

“……干山大队的朱仲林，串了几个人…成…立…了‘西风队’…和泥腿子们…明打明地…干上了……”

“告诉诸位…一件…最重要…的新闻：余山上…天主…教堂里…牡丹花…又、又…二度重开啦！…这是…上、上帝…的安排…听说，台湾…那边…八、八